策海國語摘十八卷

金谿張應雷摘

戒黷武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聚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祭祖考上食月祀。祀曾祖時享。享二祧歲貢。貢于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邦甸不供日祭先有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言。號令有不享則脩文。典法有不貢則脩名。尊卑職業之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納言

國人謗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

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至行而不悖。
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
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
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重農　耕籍附

虢文公諫周宣曰。農祥（房星）晨正。（星晨中於午）立春之[illegible]底
于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在營室）土乃脈發。（可耕）陽氣俱烝。土膏

其動。王耕一墢。班三之。班次也各三其上也王一公三卿九大夫廿七庶人
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
之。畢宰夫陳饗。膳夫賛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
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
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
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狥
農師一之。先往也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
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

大狗。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懈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災沴

伯陽甫論三川震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天之所棄。不過其紀。

教民

內史過。告周襄王曰。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

順。非信不行。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贄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

溺縱其身乎。

上不侵下

周襄王告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

脩道路　待賓客　時政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楚，假道于陳。火朝覿矣，道茀草塞不可行也。火心星，夏正十月晨見於辰。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爲城守之用。懇田若蓺，言其希少若蓺物。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故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建戌之小霜始降。火見

而清風戒寒。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鮮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偫具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國有郊牧。疆有寓望。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藪有圃草。

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也吏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理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

爰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太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言不禮王使而淫于夏氏

祀典

臧孫祀爰居展禽曰越迂哉臧孫之為政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桂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舜後）能師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師禹者也夏后氏報

焉。上甲微能師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師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筴簡書也

取物以時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季冬之後土蟄發。孟春水虞於是乎講罛罶。罛網罶笱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擲魚鱉。以爲夏犒也。乾儲也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小網設穽鄂。以實廟庖。立夏後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槎斫也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魚子鮞未成魚獸長麑麌。麑鹿

子麇麑子鳥翼鷇（生哺鷇未乳卵）卵。蟲舍蚳（螘子）蝝（復陶可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別于雄而懷子也）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儉德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

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也。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因之七日。自是子服（即獻子之子）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狼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

績其母嘆曰魯其亡乎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滛滛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滛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夜觀天象知妖祥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

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治也)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所以懸瑱當耳者)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紘冠之無緌綖冕之上覆)卿之內子(適妻)為大帶。命婦(大夫之妻)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社春分祭社事農桑之屬)烝而獻功。(冬祭曰烝獻五谷布帛之功)男女效

績懲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

戒侈

叔向賀韓宣子安貧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武子欒書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聞於諸侯。諸侯親之。以正晉國。及桓子書之子黶也驕泰奢侈。貪

欲無蓺。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桓之子盈攺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於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

專承之。其自桓叔宣子之祖以下。嘉吾子之賜。

戒土木

伍舉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以賢受寵服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

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
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問誰贊事。則陳
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
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
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臣不知其美也。
故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
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
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

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本。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于是乎成之。所以教民利也。

贖貨

楚大夫闘旦。見令尹子常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民馬十六井為一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公馬足以稱賦。之公

戎馬足以舉兵賦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共用。
不是過也。夫貨馬郵。過則闕於民。民多闕。則有離畔
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
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
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常之。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
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
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

逃死非逃富也。

寶得其寶

王孫圉對趙簡子曰。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祭祖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水精則寶之。金足以禦兵變。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譁囂猶讙譊君鳴玉以相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齊威王對梁惠王曰吾懼齊人之佻而詐也寶之以信野而蕩也寶之以禮刻礉而殘侈汰而競也寶之以仁與儉然後發金縢丹書之寶於我先公太公武王寶之以王天下桓公寶之以伯諸侯此寡人傳寶之大者將以齊三光照四海雖山海秘藏無以踰吾寶也矧徑寸珠乎是寶也水不得漂火不得爇盜蹠不得負而移也吾懼大王之照十二乘者不照大王八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之寇也觀者爲大王寒心

惠王聞之慚且懼。投珠於汾水。不敢言寶。

策海十八卷終

惠王聞之慚且懼。投珠於汾水。不敢言寶。

策海戰國策摘十九卷

金谿張應雷摘

外敵内戕

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赧王時）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戲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悅。

勿貪進以敗前功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助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

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以利誘人。以計拒人。　内勢難舉務附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周人曰大王勿
憂臣請東借救於齊之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
也欲求九鼎周之君臣計與秦不若歸之大而下缺
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
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取九
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復謂
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
鼎不識大國何涂也徑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

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亦久矣若入楚鼎亦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灕滲流貌出集韻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

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應上齊王曰。子數來猶無與耳。顔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以計下水

東周欲為種也稻。西周居河之上流。不下水。東周患之。蘇代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宜燥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

種。下水。不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illegible]卜令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行間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輙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酌施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先入杜謗

客見周君。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太刻殺身　內權不下移附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極也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即惠王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

服之耳。孝公行之七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矣。頗大王圖之。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尚戰功

蘇秦說趙王曰。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安坐而廣地。雖古帝王賢君。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

逆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服也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用賢之效

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

以順逆為欣戚　人情因以炎凉

蘇秦說秦不用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履蹻負書擔槖而歸羸縢。形容枯槁。面目黧黒。狀有
愧色。抵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秦乃發
書陳篋。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精熟而酌行之]欲睡。則引錐自刺股。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
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於是摩
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
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集韻四端曰純]
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秦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决於蘇秦之策。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集韻撙挫也頓銜勒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虵行不直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

畏懼。勢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衆心難一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夫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美色傾國

晋獻公欲伐郭。而惮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忠諫。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

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竒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 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竒。宮之奇以諫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聞謗全身

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欲去秦而之楚。今楚不善秦。而善軫。王何不聽乎。軫欲逐 王以儀之言語軫。軫曰然。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孝已殷高宗子高宗惑後妻放孝已死 子胥忠乎其君。天

下欲以為臣。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太宰嚭譏之賜劍以死賣僕妾售乎里巷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士不茍合以容身　亦失身而見鄙

陳軫謂秦王曰。楚人有两妻者。人誂誂相呼誘也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何。有两妻者死。客謂誂者曰。子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

子。少者和子。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

扁鵲 盧人字越人 與知者謀不可與不知者敗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

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
一舉而亡秦國矣

甘茂拔宜陽考

必弭謗而功可成

秦武王欲伐宜陽甘茂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
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
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便見甘茂善藏其身以成功處）向壽歸以
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王問其故茂對曰宜陽大縣
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

與子盟扵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公孫衍樗里疾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役。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王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責漢中。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請佯逐已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戒驕盈以保終

甘茂謂秦王曰宜陽雖拔不可輕齊恐楚而卑畜韓也昔智伯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人言難免

叚産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知人貴明

范雎謂秦昭王曰賞必加有功罰必當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集韻椹鑕砍木 鑕質與鑕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雎以自况）而為

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匍同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是臣之大榮也。

權不可委

睢曰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穰侯封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

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秦王逐穰侯。

三〇 神叢　亦權不可借也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名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者欲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三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百人輿瓢而趨。

不如一人馳而走疾。

辨名實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出其璞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附下　積毀銷骨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美婦人）內某士。（內私之也）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設言）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令必不行）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錐。衆口所

移母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士而禮之

保有　勿盈

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

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
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怨
趙必於其巳邑。必欲戰服使爲巳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
也。輪猶通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
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巳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爲

重者王。

臣子存乎所遇

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

章子固守父志

齊威王使章子將兵與秦戰。或言章子降秦。威王不信。頃齊兵大勝。左右曰。王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班彪謂君父同尊君命敢違臣當從而章子周守父志孝之過也

貴自知而謝佞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徒結切曰側也故有光艶意又疑作佚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

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
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
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
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
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
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
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

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
朞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
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戒勿脩怨以自敝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

其虜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将休士

顔斶忘齊之勢

齊宣王見顔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説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

丞湯有三輔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
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
事之本也太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尚何不
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
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宣王
曰嗟呼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其病耳及今聞君子
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顔先生與
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顔斶辭

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言好士

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

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

假不仕以要名利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巳言過於嫁巳矣 今先生設為

不宦。訾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田需言士窮而報禮重

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糅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者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集韻梗畧也薉也此蓋枯木海外經東海中有山名度索有大桃樹屈蟠三十里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由往來上有二神人曰荼與鬱雷王治害鬼故使世人刻桃畫其首正歲置門上辟鬼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

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魯仲連謂孟嘗君未好士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

陳軫勸昭陽勿貪功以自損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

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代以鬼事止孟嘗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

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卜妃皆縞紵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重義輕利

馮煖謂孟嘗君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

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

兩鬪俱傷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

也。頓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止謗

樂毅上燕昭王書曰。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之數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絜其名。臣雖不侫乎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

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畱意焉。

大小不倫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

曰善哉請無攻宋

諷君不明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

是以憂見寵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恩怨之報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

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拒請託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利器勁卒

秦謂天下之強其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㕦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

張儀曰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

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秦人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韓計之非

金無以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

結人以支讐不若不讐人

張丑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

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有所間而不得言亦欲救彼而反被其害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

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殉身固寵

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絶。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菁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輈藩車也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

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彪謂此非君子之言也安陵君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畢

者安有君子
而美此流哉

佚遊召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

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
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
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
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
小絶長續短猶以数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
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蝱而食
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
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

為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磻盧（字書無笄字磻與符聲近集韻洛可為鏃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

之上被⿰監刂磻（無礛字集韻⿰監刂利也　磻以石着隹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
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
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
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
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
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
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

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
乎秦王塡黽塞之内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
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
君與淮北之地

責助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為益然臣羞而
不學也不避絶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
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懐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

禍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為能者梟勝也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散軍之将不可使

趙使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

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審音審官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

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
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施官也。
文侯曰善敬聞命。

酒味色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
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

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

與梁王稱善相屬

恤民者不可拘擇日

惠王塟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塟有日矣

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畱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

擇日。

君子為人中則身危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固寵而患失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

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暴繫也完矣

布衣之怒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

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
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
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
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
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
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
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當以古禮立教

武靈王曰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以非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夫被髮文身錯臂左衽

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

貴通變

武靈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

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兵貴衆　論劒

趙奢曰。夫吳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

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鉤劍頭鐶竿與桿同集韻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為劍絕鏑削緱也爾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為繩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

十萬之兵。曠曰持久數歲。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

當親賢而遠色

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十六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

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

交淺言深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蔭庇桑

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組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

戰國策拾零

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

黄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帝王用兵猶有不從者

田光曰。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笑之。

士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

也不歲危而民不歲死

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竊為王不取也

唐雎曰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

張孟談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便厚以便名。便安也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廣名所以安其名

納地釋事以去權尊。

夫橫人者。皆欲割地以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故橫人日夜以秦權恐猲諸侯。

溝壘車甲羽毛裂裂同敝。府庫倉廩虛。

仲連曰。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建其馬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

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且奪其所憎。
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
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啗食也集韻嗛慊也
其言如循環。無據也用兵如刺蜚。集韻易也

策海十九卷終